

清·吳
吳安
穀垣
編著

四筆
編記
讀
史
筆
記
上

336

廣
文
書
局
印
行

清·吳
吳安
安穀
穀烜
烜著
編

四筆
編記
讀
史
筆
記
上

廣
文
書
局
印
行

讀史筆記序

高安朱文端公漳浦蔡文勤公全訂
史傳三編曰名儒曰名臣曰循吏其
去取之平允評論之醇正久為士林
誦習矣顧學者有志讀史恒以侈博
洽騁雄辨其步趨古人知而能行者
不少概見嘉慶乙丑春固始 吳鑑

庵夫子視學楚北首試德郡瑞以幼
童受知迨甲戌入都供職西曹頻趨
函丈侍聆訓誨見其持躬端恪治家
嚴肅待人樂易多恕居官清正儉約
而大節卓卓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瑞
私心景仰莫測其淵源所自也道光
丙戌再至京則吾師墓碑已出立雪

末由徒增山木之感丁未出守永州
後七年師之次孫安穀世講亦來典
衡郡在會垣時常過從一日以師所
纂讀史筆記見示屬為校讐魯魚爰
正襟危坐讀之終篇喟然歎曰吾乃
今始知吾師之盛德大業其來有自
也陽明子云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

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
經亦史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
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時史其事同
其道同安有所謂異旨哉斯言事與
道不可岐而為二經與史不可合而
為一乎世之學者未精通史學每妄
詡窮經或淪於空踈無據而不能措

施致用或僅資口耳記誦而無益於
身心性命故曰真知即所以為行不
行不足謂之知也今以吾師之筆記
證吾師之言行可謂尊所聞而行所
知矣瑞既釐正其譌乖又得熊雨臚
孝廉繙閱全史原本遂加編刻遂成
全璧其與朱蔡兩公史傳三編洵堪

竝垂不朽嘉惠後學於無窮願讀是
書者潛心玩索身體力行勿徒與史
通諸書等量齊觀也

咸豐六年丙辰孟冬月朔旦

受業徐嘉瑞謹序



敘

固始吳安毅先生以尚書賢郎出守衡
州權長沙篆聽政之暇既餒其先少司
馬遺集行世矣已又校刊其大父故少
宗伯讀史筆記如千卷屬少牧為之敘
昔唐文宗謂狄兼謨曰卿梁公後自有
家法太守直廉慈惠秉紹淵源宜其於

世德先芬拳拳不已少牧史學疏淺辭
不獲命謹受而卒業敘諸其端曰三代
以前世教人心政法備於經三代而下
則備於史讀書而不通史雖欲裊躬省
心建德以有立而考鏡無繇顧自左國
以降諸家紀載積卷如海其誠無以通
萬物之理其識無以察百世之變其思

無以達微至之義其才無以伸辨難之辭固未許為能讀史者也鑑庵宗伯起家翰林受知

仁宗皇帝游擢鄉貳壘主文衡職靡不舉性嚴格立朝持論侃侃然人每樂親之居恒言動必以禮好覽史傳采歷代名臣風概可法者倣朱子言行錄手自

鈔撮節繁而挈要崇質而屏華薈萃成
編要其功一歸於約已烏虜非信道篤
而用力勤者能如是乎

國家重熙累洽士大夫榆櫛頌藻粵楚
豔而競漢侈蔚為風尚甚或寓情風月
文燕清娛雍雍然享盛世公卿無事之
福即宗伯之雅懷論世監於古以警揚

其身心殆未能數數遇之焉蓋宗伯之
學近承於孫夏峰湯潛庵李安谿諸儒
先繇是溯源濂洛闕閩以上窺鄒魯之
堂奧用是純終領聞上膺殊眷而
下庇利其子孫也是書本起周末迄勝
朝皆據正史彙輯宗伯卒適家不戒於
火燔其橐太守從灰燼中撥存僅所記

唐宋遼金元明史具在藝林惜之然準
以夏筠莊專錄漢名臣徐開任專錄明
名臣之例則一代之楷範即百代之勸
旌善讀者類證通叅可無遺憾而少牧
顧尤喜太守之來福吾民而此邦得先
讀此書也咸豐丙辰重陽前一日後學
長沙熊少牧撰



凡例

一是書倣朱子名臣言行錄體例采其嘉言嫩行以資楷範其人雖閒有疵類亦畧短取長惟大節有虧者卽一端可法槩置勿錄

一是編專紀其人性情學術家世政迹若經濟勳業及奏議書疏詩文全史具載不及備鈔

一凡錄名臣言行各書俱分門類因有一事涉及幾門幾類者未免紛煩是編隨筆彙鈔不區門類戒重複戒牽襲務使閱者展卷了然

一紫陽集宋名臣本循朝代先後爲次第楊維節譏其不應首趙則平究屬苛論是書亦因本史編次先後鈔存初無所爲軒輊

一是編謹從世家列傳中節集成文不敢妄屏一字徑立一說其或續鳧斷竊咎有難辭究之綴玉聯珠美當自

合

一卷內名氏里居爵秩年齒謚法必備載其有追謚改謚者亦詳考補紀以志景慕

一名臣有經前人論斷者閒錄其公正之論其采於史評

史贊者則稱史以異之

一史傳所紀有某甲之事附見於某乙傳中者茲則摘出歸入本人亦有同官同事數人互見者則合載之如三楊年富王翺之類是也

一邵康節先生高明純粹程氏所宗而王偁東都事畧列之隱逸傳識者嘗之是書惟道學錄諸賢儒仍其門類不敢參錯析編示尊之也非自亂其例也亦猶朋谿李氏續言行錄外道學於名臣外之則所以內之也

一宋鄭樵通志訖於隋以唐書五代史皆本朝所修不敢